

主題：文學與科技

〈猜猜，他想要換什麼？〉

平路

坐在輪椅上，我在等小補釘回來，分分秒秒過去，我開始擔心，這一次上去的時間怎麼那麼長？還不知道她被折磨成什麼模樣？

坐在那裡，我一個一個地慢慢算，數算我們這種人各式各樣的遭遇：上次是小洞發，他的主人愛打高爾夫球，打到肌腱發炎。他被召喚上去，半個小時不見，小洞發淚眼模糊的回來，硬生生被拆卸下來一條手臂。再上次是小大洲，回來的時候手扶著牆，走路搖搖晃晃，他的主人前一晚不知道做了什麼不該做的，可憐我們小大洲跟著遭殃，從此換上一個中風的腦袋。

我熟知這裡每個人的經歷，我們也用親暱的綽號稱呼彼此，但在上面的世界之中，我猜，這裡的每個人只是一個代號。譬如說，小補釘如果叫做：「某某某三號」，意思是她主人叫「某某某」，她是這個「某某某」的第三號複製品。前兩次做出來的大概已經物盡其用，用完了就送進美其名資源回收的垃圾箱。

誰也沒有小 CoCo 命運多舛，她的主人特別愛美，換季的時節主人就換臉。小 CoCo 細細緻緻的一個大美人，弄到額頭上滿是癍痕，縫線很粗，彎彎曲曲蜈蚣一樣。上次我見到她，臉上還蒙著紗布，最表的一層真皮剛從臉上剝下來。

不管怎麼說，小 CoCo 主人至少很夠意思。以物易物，絲毫不含糊，也把自己臉上的那張表皮換給了小 CoCo。雖然皺一點、黑斑多一點，也總比沒有好。少了那一層保護，搞不好下了手術台就受到感染。

悲慘的像是小德華的故事。動手術的醫生太粗心，他只能夠眼睜睜望著，望著主人剛換下來的下顎連同一捆紗布，就著麼丟進資源回收的桶子

裡。小德華從此缺了半邊的臉，講話沒人聽的懂。偏偏講不清楚還偏要講，他嘴裡嗚嗚嚶嚶地經常跟我們提起，那個老德華的下顎有點鬆垂，比他自己的多出擠到深陷的皺紋，但還是很好的，縫在他臉上天衣無縫。醫生隨手一丟，他只有乾著急的份，檢不回來了。

事情發生的分秒總是出人意料……………

當時小補釘推著我的輪椅，我們正在河邊上散步。悶濕的天氣難得有點涼意，像平常一樣，閒閒聊著兩個人能夠決定的事。某家藥廠又推出更速效的止痛藥，趁著廣告期間多買幾盒存放起來，反正總是要用的。還有我的大腿骨容易受風寒，要不要添一台除濕機？…總之都是這一類小事……………能夠替自己做的決定不多，明知道沒辦法計畫遠久的未來，總以為可以盤算身邊的瑣細。然後在這一秒鐘，我的輪椅突然打滑，小補釘站住不動。我回頭張望，只趕上最後一瞥：看見她臉上迅速失去血色，嘴唇在發抖，我急急地叫她，我試著抓緊她的手，就在下一秒鐘，手裡剩一團冰冷的空氣。小補釘到上面的世界去了。

上面？他們在「上面」的世界？「上面」是形容詞，其實我們並不知道他們的世界在哪裡。有一條看不見的界限，他們召喚我們，瞬息間，我們進入他們的世界。

召喚上去的那一瞬，小補釘還是著蠕動嘴唇，絕望的眼睛望向我，發不出一點聲音……

我有過經驗，立即知道發生了什麼，先是耳朵裡的高分貝掩蓋住其他，接著，好像有一跟通電的針插入腦殼，幾秒鐘後失去知覺，想來已經進入「上面」的世界。回來的時候變的更四分五裂，儘管原來已經是個殘缺的人。

這裡的每個人都經歷過這受到「召喚」的過程。沒有人能夠預知「召喚」什麼時候發生：正在做的事情立即中斷，斷了，就這樣斷絕了，再也接不回來。舉個最平常的例子，本來正在吃飯，伸長筷子要去夾一塊筍燒

肉，這一瞬被「召喚」上去，回來時已經交換了什麼，譬如說，換來一個潰瘍的胃，胃裡咕嚕嚕長年冒著酸水。後半生坐在飯桌上，再也不會用筷子去碰那盤有點發痠才叫好吃的筍乾。我們男人的處境尤其不堪，交換的如果正是那要緊的部位，譬如說換回來一根疲軟的東西，從此軟趴趴的趴在床上，再恩愛的關係也難以為繼。

漸漸地，我們學會一套行為模式：不去計畫將來，也盡量不要談起過去，我們珍惜在一起的時光，明知道隨時都可能中斷。但在下一次「召喚」來臨之前，讓我們假裝「召喚」從來不曾發生，假裝他們永遠不會再找到我們，在一切都結束之前，讓我們忘記這個世界「上面」另有世界。

像現在，我能夠做的就是坐在這裡等小補釘回來。

等她回來，然後幫她從手術的創痛中漸漸復元。我會小心翼翼，避免碰觸她的傷口，尤其是藏得很深的傷口。

我告訴自己，只要扯一些有的沒的，讓她的注意力固定在更換壁紙的瑣事上?話題再轉到還沒有看完的一本書?日子會過下去的，多年來，我們早已經習慣這樣過美一天的日子。

如果她又在睡夢中哭醒，我會把她摟進懷裡。我會輕拍她的背脊，哄她說：「過去了，都過去了。」我會用聽起來很可信的聲音安慰她：「上面」的他們不會經常有這種需要，距離下一次在被「召喚」，應該還有很長的時間。

我們多的是……留給彼此的時間。

但她免不了還是會痛……切斷的肢體會有幻覺的痛，第一次瘸著腿回來，我開始體驗到……影子一樣緊跟著我的那種痛。

那次的截肢說來冤枉，沒什麼特殊理由。我的主人腳趾上有一個圓圓的繭，穿鞋子磨出來的，丟掉鞋子不就好了?我的主人留下鞋子，換上一隻沒有起繭的腳板。

睡到半夜，我感覺失去的右腳在遠方呼喚，正踩在冰涼的地磚上?那

種涼意寒激肺腑，我經楚地感覺到了。左腳留在床墊上，我知曉這一刻自己的右腳正陷在混著泥水的落葉裡，葉子壓擠著葉子，發出嘶嘶的聲音，彷彿憂傷的嘆息，一步一個腳印。我的右腳明明離開了我，卻沒有真的離我而去。叫作換痛啊，當幻想的風吹過，我又感覺到了，如果我左腳的腳板還可以搓摩右腳的腳板，像一隻小小的爪子搔撓著癢處，那會是怎麼樣的幸福？……我與那隻已經接合在別人腿上的腳板，這種糾纏致死方休。就像我們離不開另一個世界的主人，只要對他還有一點用處，他不會真正放過我，他不可能離開自己的分身而遠去。

像是備份的電池、或者備用的輪胎，隨時保持在最佳狀態，「上面」的主人哪裡出了狀況就趕緊貢獻所有，這是我們被容許的生命意義。

小補釘還沒有回來，到底發生了什麼？輪椅被我自己用手推著一陣亂轉，在原地猛打圈圈，冒什麼要一再經歷這種不知道結果的等待？

半個鐘頭過去，「上面」的他們究竟對小補釘做了什麼？手術進行了多久？這一次她又新添上擠到疤痕？……我想起來的是小補釘絕望的眼神，「求求你，放過她——」，我願意誠心地乞求，但究竟要跟誰去乞求？

困在輪椅上，我記得厚厚的書上看見過一幅油畫：那是聖經的插圖？上帝與亞當飄浮在雲端，兩個人都伸長了手臂，上帝與亞當的手指幾乎碰觸在一起，電光火石的一瞬間，神性通過那一線的距離，生命由此創造出來。

油畫的名字叫做：「人類的創造」。

差別就在這裡，我不甘心地想到。他們是上帝造的，充滿創造的奇蹟；而我們這些分身被製造出來，跟我們的主人一模一樣。單調的程度好像果樹接枝，掰一截樹枝到地下，讓樹枝碰到泥土，沒有任何意外、也沒有任何驚喜，長出來的必定是與母幹一模一樣的果樹。

有沒有看過珊瑚礁？重複的基因，一模一樣的向前伸展，那個空洞的世界也是複製出來的。

汰舊換新的時候絲毫沒有罪惡感，對我們一再被糟蹋的生命不必說一聲抱歉，只因為我們是他們的複製品。

聽說，複製技術的發明曾經是莫大的貢獻，意味著前所未有的一線生機，聽說治療過不少絕症。起先確實是爲了絕症病人，「發現的時候已經到了末期。」多麼令人傷心？許多年前他們曾經用這樣憂傷的口氣講話，……後來大家開始覺得方便好用，「嫌舊？換一個不就得了？」醫生寫下處方單，到隔壁房間配上複製的。這個鼻子容易打噴嚏，用鉗子卸下來，來一個正常的。那枚肚臍凹凸不平，用螺絲轉下來，連上一個完好的。

「上面」的世界疾病絕跡、青春永駐。下面的世界是補給站，我們全身上下長著等待替換的零件。

坐在輪椅上等小補釘，傷心的事重頭想一回，竟然想起一本書上的話。有句話好像是：「從生下來，他就老了。」那句話誰說的？說話的人有怎麼樣的早慧？難道在許多年前就知道我們複製人的處境？

我喜歡去找一些從前的書來讀，想要多知道一點過去的事情吧，書裡描繪的世界有生、老、病、死。那時候，人們一年年會自然而變得遲緩，然後某一天，病症沒有預警地來襲，運氣不好的話，親人措手不及就驟然逝去，……書本敘述的世界，其實與我們眼前的世界更爲相像！

書本這類無用的東西都歸我們了。「上面」的世界把以前人的書本丟進資源回收箱裡，我們就可以無限量地下載。下一次被召喚之前，總有些餘暇，可以一本接一本讀下去。

我讀過書上的記載：那隻母羊桃莉，一九九六年七月出生，世紀末的實驗，千禧年的交界，蘇格蘭實驗室裡的創舉。培養皿上分離出來的乳腺細胞，放到溶液裡，加一點聲光化電，細胞開始無線分生。

從生下來，她已經老了，七個月大的身體裡有一顆七歲的心。

就像那隻複製羊桃莉，我們沒有童年，沒有父母，……我們是培養皿上繁衍出來的生命。我們在這裡，這裡正確的名字應當是「器官農場」。

我們不知道生命爲什麼開始、不知道主人什麼時候會「召喚」我們，但我珍惜每一瞬，當我還能夠把小補釘的手握在手裡。

「上面」的世界是怎麼樣的？

油畫旁邊的說明寫著，真跡在梵諦岡，某一所教堂的屋頂，「上帝的創造」，米蓋蘭基羅的真跡。梵諦岡在哪裡？書攤在膝蓋上，我什麼都不能夠做，只有看書來打發不能夠確定的時光。

翻的是一本舊的旅遊指南，跟我們的生活很遙遠，超出了想像的範圍。我們活在狹窄的空間裡，從來走不出去這個複製的世界。什麼是「上面」的人們在做的旅遊？旅遊的目的又是什麼？我一點也弄不懂，我知道的事情很有限，多數時候，我只知道自己的痛楚，另外我還知道……別人會跟我一樣的痛。

腦筋清楚時，我曾經試著假想「上面」的世界。在那裡，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繼續下去，沒有分別、沒有中斷，沒有衰老、也沒有死亡，……只是有的人比別人更適合生存、有的人也比別人更適合繁衍子孫，有的人可以比別人有更多的分身，一號、二號、三號，……綿綿不絕的分身。

結果揭曉了。他們把小補釘切成一塊一塊，放在資源回收的袋子裡輸送回來。

這一次，她的主人要的比平常多了一點點。

胸口有個整齊的洞，雷射刀切開的。他們看了看，說聲不必了，塞不回去了，順手把主人腫大的心臟丟進垃圾桶裡。

我的眼淚簌簌流了下來。……只要五分鐘的手術時間，傷口切大一點，主人的心臟就可以填充回去。

他們的世界裡，拋棄掉的不過是一個代號，某某的複製品三號；而在我們的世界裡，我所失去的卻是不可能複製的小補釘。

挑出那個裝血窟窿的塑膠袋，抱在胸前，我立刻感覺到她的肌膚、她的體溫，漸漸涼了、漸漸不再溫熱，而我那麼確定，失去的是她真實的氣

息，我能夠做的只是打開一個一個塑膠袋，把她的手腳拼回原來的模樣。

只怕剩下的時間不多。我又有不祥的預感，喔，我真的感覺到了，像通電的針插進腦殼，……就在這瞬間，高分貝的聲響掩蓋住其他，什麼都聽不見，我的耳朵裡面尖銳地痛起來。於是我摀住腦袋，我放棄了掙扎，由著自己向無盡的深淵筆直墜落，不，是在「上面」不是在「下面」，不是在向下墜落而是在向上飛升，「下面」的主人在召喚我。

這一次，他又想要換些什麼？

…………… 出自《凝脂溫泉》聯合文學出版社

賞析：

作者，平路，台灣大學心理系畢業，愛荷華大學碩士。其創作範圍很廣，從政論、社會文化與社會議題，雜文、小說等創作不輟。曾兩度獲得聯合報小說首獎，作品有《玉米田之死》、《何日君再來》、《五印封緘》、《凝脂溫泉》等小說，《到底是誰聒噪》、《在世界裡遊戲》等散文集。

這篇〈猜猜，他想要換什麼？〉是屬於科幻題材的小說。內容敘述在未來世界，人類運用高明的複製科技，進行各種移植、替代、變換等更換

器官四肢的手術，以維持青春永駐，長生不老。

小說中，藉「複製人」的角度，反諷人類以自己的利益為前提，造就了「複製人」無限的苦難和無助，不惜壓榨他人，成就自己。雖然「他人」指的是和自己相同，複製第幾次的「另一個自己」，是「假的」，是「替代的」，是「備份的」，但是「複製人」是否可以擁有自己的身體，自己的思想，甚至自己的主權？這篇作品，極為強烈的批判了「複製」所衍生的許多問題，甚至抨擊人類對「複製品」所產生的「佔有」、「自私」的心態。「汰舊換新的時候絲毫沒有罪惡感，對我們一再被糟蹋的生命不必說一聲抱歉，只因為我們是他們的複製品。」「上面的主人哪裡出了狀況就趕緊貢獻所有，這是我們被容許的生命意義。」

1996 年世界上第一隻複製羊「桃莉」誕生了，引發了全球對「複製生命」此議題的熱烈討論。由於科技的進步，可以使人類生命延長，身體更加的健康，但「複製人」不僅是一個技術性的問題，還牽涉到社會倫理、道德、醫學、法律、宗教與人的問題，值得我們審慎思考。

---品味時間---

1. 請你舉出你讀過的科幻小說呢？科幻小說具有哪些特色，探討哪些題材？
2. 你贊成複製人嗎？請說說你的看法。
3. 科技進步為人類帶來進步，你認為可以為了科技而犧牲人類的文化、主權嗎？